

SHANCHENG DIEBIAN YIYINGCHONGCHONG
YICHANGJINGXINDONGPODEZHONGRIJIANDIEZHAN
7WEIRUHUASIYUDE
ZHONGGUOYUANZHENGJUNJUNTONGJIEMEIHUA
SHIKANJUNTONGDIYIMEINVANJIANJIEGUANDEPOANJIAO

山城谍变，疑影重重。

一场惊心动魄的十日间谍战！

七位如花似玉的中国远征军军统姐妹花！试看军统第一美女反间谍官的破案技巧。

谍变

首部披露军统第一女特工的**谍战小说**！

陈雨涵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谍变

DIEBIAN

首部披露军统第一女特工的谍战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变 / 陈雨涵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04-1649-1

I. ①谍…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9578 号

谍变

作 者: 陈雨涵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柏拉图

版式设计: 袁玉娟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649-1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目 录

1. 盗墓谜案 / 001
2. 东陵宝藏 / 012
3. 匪山迷雾 / 027
4. 医院疑案 / 038
5. 前线疑影 / 052
6. 七姐妹花 / 063
7. 医院迷局 / 075
8. 前线归来 / 090
9. 甄别真假 / 099
10. 军事日记 / 118
11. 上官雪轩 / 140
12. 南洋商会 / 150
13. 移情别恋 / 257
14. 万家谜案 / 167
15. 水落石出 / 177
16. 军统母亲 / 185
17. 伪钞计划 / 198
18. 伪钞基地 / 215
19. 密码联络 / 222
20. 峡谷决战 / 235
21. 基地秘密 / 240
22. 身份证明 / 244
- 附录一 历史上的远征军军统七姐妹花 / 267
- 附录二 二战时期的伪钞计划 / 268
- 附录三 二战时期的人物替换计划 / 273
- 附录四 二战时期的原子弹计划 / 276
- 后记 / 280



1. 盗墓谜案

清明节这天(4月5日),有雾都之称的陪都重庆市天气显得特别阴暗潮湿,似雨非雨。一大早,山城崎岖的阶梯和公路上就已经是人声鼎沸,进城、出城的商贩和市民络绎不绝。远郊地区崇山峻岭连绵起伏,云雾环绕在山腰间飘忽不定。长江和嘉陵江之水滔滔不绝,两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上货轮、游轮、渔船来回游弋,轮船的汽笛声划破长空,在山城回荡。

对岸沙坪坝区山脚下的民房错落地分布在山水田园间,低矮的泥墙茅草房屋显得十分陈旧,与市里的建筑群相比却又多了一份宁静。在山脚下一片乡村民房的后面矗立着一座宽大的楼房瓦屋。房屋大院门的匾额上塑着“万府”两个金色大字。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大批的政界、军界、商界、文化界人士聚集到了这里,富有之人在市郊购置或建筑豪华房屋的特别多。一是因为环境相比城市里好得多,二来也不会像住城里一样常常为躲避日军空袭而向城外蜂拥逃窜。

万府的主人万天富却是重庆本地人,祖上就是沙坪坝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这天一大早万天富就起床了,两名丫鬟在给他整理身上刚刚穿上的长衫,又替他帮把帽子戴上。万天富一言不发地站在房间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六七十岁的他却并没有像很多富商一样拥有肥胖宽大的体态,他一张消瘦的脸已经是皮包着骨头了,面目也显得毫无精神,双目间还笼罩着一层哀愁。

管家纪升缓慢地走了进来,这管家反倒长得一副肥胖的富贵相,走上前

禀报道：“老爷，东西都准备好了，小姐刚刚派人说，等会儿她和姑爷亲自开车来接老爷一起去墓地。夫人在客厅接待客人，她也想一起去看少爷。”

万天富摆了摆手，缓缓地道：“不用等了，我还是坐滑竿去，一个人去就是，夫人一去又要哭个没完，没准又把身子哭坏了。”

管家纪升低头道：“是，老爷。”

丫鬟翠莲将拐杖递给万天富，万天富伸手去拿却没有拿稳，拐杖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

“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一大早的不但把夫人的燕窝汤打翻，又把老爷的拐杖弄落在地。”纪管家口中训斥着，狠狠地瞪了翠莲一眼，又一脚将她踢倒在地。

“对不起，老爷。”翠莲惊吓得急忙弯腰捡起来。万天富气愤地再次接过拐杖，哼了一声，翠莲被吓得急忙跪着赔罪，另一名丫鬟小雁也被吓得跪下求情。

万天富挥了挥手，示意她们退下，转身拄着拐杖怔怔地看着镜子里的身影，长叹一声，道：“这就走吧。”刚一转身，却见夫人已经来到了门口，老泪纵横地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两名丫鬟急忙过去扶着她。

万天富皱眉叹道：“好了，你看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吧，等会女儿、女婿回来了，让他们在家里陪你说说话。我一个人去墓地看看俊超就是。”

万夫人伤心地道：“天色很坏，看样子要下雨，一定要带上雨伞。”

纪管家道：“请夫人放心，我会照顾好老爷的，你就在家安心休养吧。”两名丫鬟将万夫人扶到了床上。

“等重新炖的燕窝汤好了就给夫人端来，喝了后先休息会儿。”万天富深情地看着夫人说。

两名丫鬟低头应声道：“是。”纪管家狐假虎威地道：“可要小心了，别再给打翻了，不然就滚回家去。”“是。”两名丫鬟更是被吓得把头低得更低。

纪管家上前两步扶着万天富左臂走出了房间。仆人们早已经将酒肉、鞭炮、纸钱等祭奠物品准备好了，纪管家将万天富扶上了滑竿。纪管家与几名带枪的家丁和几名仆人一起跟随着出了门。

万天富躺在上下晃动的滑竿上闭起了双眼，显得特别悠闲。没走多远的



路,天上就飘起了蒙蒙细雨,纪管家急忙撑起雨伞高高地举起来给万天富遮住。万天富道:“雨下得也不大,我想淋会儿雨,感觉也新鲜。”

“是,老爷。”纪管家又收起了雨伞。一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男女老幼,三五成群,都是带着祭奠物品去扫墓的。这场景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老百姓们见到万家这排场,都自觉地避开让道。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无数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聚集在了这座城市。尤其是到了抗战第七个年头的民国三十三年这一年,很多人都似乎能够感觉到胜利的曙光就要到来,这座山城就显得更加拥挤热闹。但是同时也使得山城鱼龙混杂,各种鸡鸣狗盗、作奸犯科的事情层出不穷,各类案件的发案率急剧上升。

警察局里各个科室电话此起彼伏,查案、审讯、开会进进出出的十分繁忙。而位于警察局主楼三楼西边的相对独立的特一处却显得特别清静,进出的人员无论是穿制服的还是便衣都流露出一脸高深莫测的神情。

年轻帅气的警官彭科长慌忙地跑到了特一处,在处长办公室门前稍作镇定,整理了一下警容,喊了声“报告”,里面没有回应。彭科长来到特一处的大厅,里面所有的人也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彭科长问一名便衣道:“你们王探长在吗?”

那便衣回答道:“不清楚,今天一直都没看见,你去问问陆科长吧。”

正好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警官走了进来,问道:“什么事?彭科长。”这女警官英姿飒爽,目光如电,冷艳摄人,正是特一处的科长陆平。

彭科长转身说道:“呵,是陆科长,王探长在吗?局长让她马上去一下。刚刚接到举报,沙坪坝发生命案了,曾副市长的丈母娘早上喝了燕窝汤后中毒死了,就是沙坪坝乡绅万天富的老婆。”

陆平却没有流露出彭科长那样慌张的表情,而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这类案件好像不该归我们处负责吧!彭科长是警校的高才生,又在英国留过学,在福尔摩斯的故乡喝了几年的洋墨水,又是蒋局长的爱将。像这样的案件对你来说还不是小儿科吗?何须我们来班门弄斧呀!”

彭科长干笑了笑,尴尬地道:“陆科长取笑了,说到破案,在下哪里敢和

你们比！因为此案是曾副市长亲自报的案，局长的压力很大，所以才不得不请你们出手协助经办。”

陆平道：“好了，知道了，王探长去花店了。等会儿王探长来了我就向她汇报。”

墓地里，一座修建得十分豪华的坟墓周围聚满了形形色色的人，几名棒棒（山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一群工人，遍布重庆大街小巷，主要集中在码头、车站等人口流动性大的地方。以手拿一根竹棒或木棒帮人挑东西为业，也兼做其他体力活）正挥舞着锄头和铁锹在挖墓，墓碑上只简单地刻着“万俊超之墓”几个字。周围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四处烟雾弥漫。

这天是清明节，扫墓的人特别多，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看热闹，人群里议论纷纷，十分嘈杂。其中一名老者已经六七十岁年纪了，端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双手拄着拐杖，身旁站着几名家丁。这老者正是大地主万天富，正在挖掘的居然是他儿子万俊超的坟墓。原来，他来为儿子上坟之时，让随从们将坟上的杂草拔去，却发现坟墓有被人动过的痕迹，为了一看究竟，于是开始了这场挖墓。看着被挖掘的土壤松松软软的，显然是刚被人挖掘过后回填回去的，万天富脸色铁青，气愤地喘着气。

纪管家在指挥着棒棒工忙碌地挖掘，巨大坟墓表面的泥土已经被挖开了，下面又是巨大的条石，砌得非常严实。棒棒们将一块块条石耗松后，再用绳索捆绑起一步一步缓慢地抬到一旁。

临近中午时分，巨大的坟墓被挖开了，灰色的石制棺材渐渐露了出来，人群的涌动更大了起来，挤在后面的都不停地抬起头向里面张望。万天富也更加激动地站了起来，几名佩带步枪的家丁吆喝着将站得很近的人群向后排开，给万天富清理出一块空地来。

“把棺材打开。”万天富用拐杖指着下面的石头棺材发话了。

几名棒棒工用力缓缓将石棺材盖打开，人群一片哗然，纷纷议论起来。棺材里面居然空无一物！整个场面更是骚动起来。万天富气愤得几乎晕倒，身旁的纪管家及时将他扶住，劝说着将他扶回到了椅子上。



一名花店的员工抱着两束白色君子兰来到警察局，刚到门口就被警卫拦住了。

“这是你们局一个叫王剑雪的女警官在我们花店订的，老板让我送来。”面对骄横警卫的询问，年轻的送花员胆怯地解释说。

正好一名科级警员拿着一筒茶叶从外面走来听到了，道：“王探长的？那我带给她吧。”

“彭科长回来了。”骄横的警卫马上变换出笑脸招呼起来。

“王探长回来了吗？”彭科长向警卫询问。

“刚回来。”警卫说。

彭科长客气地点了点头，拿起花进去后便往三楼的特一处走去，正好在楼梯口碰到一名女警官下来。这女警官二十四五岁年纪，她美丽的容颜比普通女子多了几分刚毅，一身警服更使她显得英姿飒爽，这女子正是特一处探长王剑雪。

彭科长急忙迎上前笑着道：“王探长，这是你订的花。我出去买茶叶时正好路过花店，就给你带回来了。”

王剑雪接过花，客气地说了声“谢谢”。彭科长还要借此机会奉承几句的，却被一名女警官匆忙跑来打断了：“探长，局长叫你去趟办公室，出了大案子。”

王剑雪把花交到彭科长手里，道：“麻烦彭科长帮我放我办公桌上去吧。”彭科长刚回答了个“好”字，就见王剑雪已经和她的女助手陆平一起快步向局长办公室走去。

局长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王剑雪叫了声“报告”，正在打电话的局长蒋秀峰只能腾出一只手来招呼她进来。王剑雪和陆平进去后一起随意地站在局长对面，蒋秀峰不断地对电话那端的人保证一定全力尽快查清此案云云。

蒋秀峰挂上电话后，长长地松了口气，身体肥胖的他脸上已经渗出了汗珠，解开领口的一颗扣子，道：“你们坐，坐下说。”

王剑雪并没有去坐，问道：“局长，是什么案子让你为难了？”

蒋秀峰叹了口气，道：“今天上午万家连续出了两件大案子，万天富的老婆喝下燕窝汤后就死了，紧接着万天富发现他儿子万俊超的坟墓被人盗了，

里面殉葬的物品全都没了不说,连死者的骸骨也没了。哪知道曾副市长偏偏是万天富的女婿,他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来催办此案了。”

王剑雪心里一阵疑惑,继续询问道:“案件的详细情况是怎么回事?”

蒋秀峰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道:“今天不是清明节吗,万天富一大早就去给儿子扫墓。他夫人在家等女儿、女婿,刚刚喝下丫鬟端去的燕窝汤就死了。而万天富去墓地却看见坟墓有被人动过的痕迹,于是就叫人挖开了坟墓,结果就发现里面是空的了。我派去的人已经对两个现场都做了勘察,万家家里的嫌疑犯两名丫鬟翠莲和小雁都已经逮捕了,燕窝汤也拿去化验了,结果刚刚出来,里面含有氰化钾剧毒。根据目前的调查显示,两名丫鬟平日里有被万家虐待的事,因此局里同人们分析认为,很有可能是丫鬟为报私怨而下毒杀人。但是这毕竟只是推测,而且目前两名丫鬟拒不承认下毒。这件案子倒是很蹊跷,还有待作详细的调查。可是在盗墓案的墓地现场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只是登记了一些情况:万俊超是在去年出车祸死的,万天富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所以悲痛之余就把家里很多的古董和金钱作为殉葬物品一起埋了。还有一点,万俊超左手是六根指头,从这点可以辨认他的骸骨,可是上哪里找去?还有,现在曾副市长又催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陆平感到奇怪地问道:“又不是古墓,那知道里面有殉葬品的人必然也是附近的人,可是为什么还要把骸骨也一起盗走?”

王剑雪却仍旧还是一副轻松的样子,打起了官腔把球踢了回去:“局长有什么指示请下达吧,我一定认真按照局长的指示去侦察此案,相信有局长亲自办理此案,一定能很快破案的!”

蒋秀峰站了起来,一脸尴尬地苦笑道:“我若有办法破案就不会这么着急了,王探长,大家都知道你是了不起的女神探、我中华民国的第一女侦探。我平时待你也不薄吧?这件案子你可一定要为我……”

王剑雪道:“局长言重了,我虽然只是军统派驻警察局来负责甄别一些有间谍迹象的案件,但是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就有责任办理任何案件。我当尽力而为。只是局长刚才所说万家家里的中毒案,有的人想简单地以丫鬟为报私怨下毒来强行结案交差,属下不敢苟同。一切都应当查清真相。”

蒋秀峰欢喜地道:“那是,那是,我们办案讲究的就是证据。由你来办理



此案,我就放心了。”

王剑雪又道:“那个曾副市长以前好像也是中统的情报人员吧,还是一个从事密码工作的高级人才,现在从政了倒摆起官架子来了,有本事他自己去破案。”

蒋秀峰道:“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你别管他,各司其职,该怎么办案就怎么办你的案。”

王剑雪对陆平说道:“你去档案室把万俊超的案卷调出来,我记得去年他的车祸案是彭科长负责的,等会儿去向彭科长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陆平疑惑地问:“怎么,会和去年的案件有关联吗?”

王剑雪思索着道:“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只能全面展开调查了。我再亲自去现场和万家调查一下。另外,再去军统局调出万天富的档案来,军统局收集了所有在渝富商名流的材料。局里还要派人去全市所有的古董店、当铺调查有没有人拿万家的殉葬品去换钱,并对这些店铺进行布控。”

“是。”陆平随即转身向档案室走去。蒋秀峰本来已经被急得乱了方寸,找不着地方下口,这时见王剑雪处理起来井井有条,心下欢喜不已。

陆平出去后,王剑雪又认真地说道:“局长,我想万家对那些殉葬品不会特别在意的,他们所关心的必然是万俊超的骸骨。盗墓者为什么要把不值钱的骸骨盗走?”

蒋秀峰双手支在办公桌上,道:“会不会是想要挟万家拿钱去交换骸骨?”

王剑雪摇头道:“如果是这个目的,那在盗墓之后就没有必要再把坟墓填盖好了。很显然,盗墓者是不希望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也许,盗墓者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那具骸骨,盗殉葬品才是其次。”

蒋秀峰心中一阵惊奇,疑惑地问道:“那万俊超生前只是一个放荡公子,盗墓的人盗他的骸骨去做什么?”

王剑雪果断地道:“此案并不是简单的盗墓案,背后一定还隐藏着玄机。万家同一天发生两件奇怪的案件,也许只是巧合,也许是有某种关联的。局长放心好了,属下一定会全力侦破此案的,但是还请那位曾副市长别来插手。”

蒋秀峰突然理直气壮地拍起胸膛道：“这你放心，由你亲自调查我就放心了，还是戴局长说得好啊，没有你破不了的案。”

蒋秀峰心里明白，只要是王剑雪负责调查的案件，一旦被定性为间谍案，那么马上就会移交到军统去。背后有戴笠这棵大树，她负责的案件连自己这个警察局长也不能随便过问的。那么把这件案子交给她去办理，曾副市长给自己施加压力时，自己就可以推到王剑雪身上去，王剑雪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任务决定了她是完全不必买曾副市长的账的。他心里对自己如此轻松地扔掉了这烫手的山芋感到特别庆幸。他官场历练多年，深知在官场上混迹，玩的就是“推、拖”二字，对于棘手的事情，能推的就推，能拖的就拖。

陆平突然匆忙地跑进来报告道：“不好了，档案室的人说，有关去年万俊超车祸的案卷已经在刚才被彭科长调走了。”

王剑雪心中一惊，果断地道：“不好，马上去彭科长办公室！”

王剑雪和陆平快步跑到彭科长办公室敲了几下门，里面没有回应。跟着而来的蒋秀峰不耐烦地上前亲自用力拍打了几下门，也是没有动静。陆平随即退后一步，一脚把门踢开，见彭科长正趴在办公桌上睡觉。蒋秀峰气愤地敲了几下门，冷冷地叫道：“彭科长，这里是工作的地方还是你睡觉的地方？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却见彭科长依然一动不动，陆平上前推了他一下，哪知彭科长居然顺势倒在了地上，双眼已经翻白，口吐白沫。陆平一探他鼻息，惊道：“他已经死了！这里可是警察局，是谁下的手？”

王剑雪心里感到一阵恐惧：“好快的动作。”走到办公桌前查看了一下，心念电转，回想起刚才和彭科长相遇的一幕，她拿起桌上彭科长刚买的那筒茶叶来看看，又看了看桌上那杯茶，道：“拿去化验吧，看来这的确不是一件普通的案件！陆平，拿到万天富档案后随我去基地和万家作进一步的调查。”

下午，从军统局拿着档案回来的陆平上车后将档案材料递给王剑雪并汇报报道：“你猜万天富以前做过什么？原来他自己就盗过墓，他以前是军阀孙殿英部下的一名团长。”



“东陵盗宝案！”王剑雪看着材料感到更加惊奇。

“不错，但是此人十分狡猾，也很有政治远见，知道盗窃了皇陵后，孙殿英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他携带分得的部分宝物和私自顺手牵羊偷的部分，由一个警卫排押运着秘密脱离部队，回到了重庆老家。因为他祖上原本就是富甲一方的地主，他在外从军，带了宝物回来也没有引起旁人过多的猜疑。”陆平大致地讲述着她已经看过的材料内容。

王剑雪一边看着材料一边分析道：“难道他把那些财宝埋藏在了儿子的坟墓里？知情人士是为了盗宝？现在一些清朝皇室余党还在做着复国梦。万家命案和盗墓案该不会是清朝余党在报复吧？”

陆平道：“以前重庆的地方军政要员也以各种理由打过万天富财宝的主意，但是万天富八面玲珑，家族在重庆根深蒂固，黑白两道关系复杂，也拿出了一些钱财来活动，后来更是将女儿嫁给了曾副市长。于是就没有谁去打他家宝物的主意了。而且，那个曾副市长以前还是中统的情报人员，后来从情报部门转入了政府部门，有这样一个身份特殊的后台给万家撑腰，就更没有人敢找万家的麻烦了。”

王剑雪思索着道：“想不到这个万天富的背景如此复杂，此案的背后可能隐藏很多的秘密。”

陆平道：“但是怎么看也应该和间谍牵扯不上任何的关系，现在重庆的各类间谍案太多，需要甄别的人也很多。我们是不是没有必要在这件案子上浪费太多时间，还是交还给局里，让其他处来办理此案？”

王剑雪道：“此案有曾副市长给蒋局长施加压力，对于如此棘手的案件，蒋局长是很难应付的。我们在警察局里蒋局长也没少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尽力而为帮助调查此案也是应该的。”

陆平微笑道：“那倒也是。”

两人乘坐的吉普车开到了墓地，她们迅速跳下车来。抬头望去，整座墓地修建在高山上，上山的阶梯两旁坟墓修建得十分密集。两人看了一下方位，陆平指着人多的地方，道：“在那里。”两人便快步来到了万俊超的坟前。坟墓的周围依然聚集着大量的人，警察局的人已经拉上了警戒线。

王剑雪戴上白色手套，亲自跳下去查看了堆放在周围的乱石，抚摸着条

石查看上面的痕迹。心里却在思索着,每一根条石都有近两百斤重,这么多的条石砌成的坟墓要想挖掘开,而且挖掘后还要进行复原,必然需要很多的人手和不少的时间。白天盗墓必然会担心被人发现,晚上进行差不多也需要一整个晚上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但是由于坟墓已经再次被万家挖掘了一次,周围的一切痕迹也被掩盖。

负责现场勘察的警察急忙打开记录本,在一旁作汇报,王剑雪听后点了点头,道:“再仔细地作一次勘察,不能有任何遗漏。”

“是!”那名负责的警官马上大声地命令,“大家再动手仔细地勘察,每一块石头都要给我翻一遍。”他也只是嘴上应付着吆喝,走走过场而已,心里却很不以为然,觉得再怎么翻看也弄不出什么名堂的。

王剑雪不等那些警察动手就和陆平一起离开了墓地,开车向沙坪坝方向的万天富家赶去。

正襟危坐的王剑雪见陆平欲言又止,于是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两个浅浅的酒窝融化了冷峻的脸蛋儿,展现出女性柔美的一面,道:“看出什么问题了吗?你对现场有什么结论?”

“没有,但是我知道你肯定看出问题了,还请探长指教。”陆平摇着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

王剑雪叹了口气道:“乡下穷苦人家死了人,一般就是挖一个坑,把尸体随使用东西包裹一下就埋了,稍微有点钱的才能买得起一口棺材。而像万家这样的坟墓当地人称之为修山,棺材的四周全都是条石堆砌而成,那可是大修,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才能完成。要挖掘开这样的墓穴,至少需要四个人作业,也需要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回填复原就更加麻烦和费时间,预计总共需要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那座坟墓后靠高山,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远处江河环绕,对岸高山一浪高过一浪。从风水学上讲,的确是选择了一处风水极佳的位置,墓穴的价位也要比其他坟墓高许多。白天虽然很少有人会去墓地,但是前方的乡村和市集上的人都能看到那个位置,所以肯定是在晚上进行的。从这群盗墓人将坟墓复原的做法看,其能力和心理素质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目前虽然还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对象,但可以排除是什么清朝余党所做的假设,如果真是那些人所为,就根本不会把

坟墓复原了。”

陆平道：“这件案子真是太奇怪了，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信心了？”王剑雪轻松地问道。

陆平调皮地笑道：“有你这位大侦探在，我相信没有破不了的案。我倒觉得越是复杂离奇越是吸引我。”



2. 东陵宝藏

012

吉普车来到万府，两人下车后让守门的家丁通报，家丁见是警察到来，自然不敢怠慢，急忙进去汇报。王剑雪和陆平说明来意后，由纪管家出来带着进了大院。只见庭院里修建得十分豪华气派，标准的川西园林式建筑风格，楼房瓦屋金碧辉煌，亭台柱梁雕龙画凤。万家上下已经忙得一团糟，来往的仆人全都一副愁容。万老爷坐在客厅里的太师椅上一言不发，万大小姐万俊梅在一旁不停地哭泣叫骂。

两人刚一进客厅，纪管家就简单地作了介绍。万俊梅上前几步，机关枪似的当先发话道：“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我妈被奸人害死了，我们要家法惩办那两名丫鬟，你们却要强行把丫鬟带走！你们还连我家的坟墓都看管不好！如果找不回我弟弟的骸骨，我让我们家新权把你们全都撤职！”

王剑雪感觉这个万俊梅说话也太不讲道理，实在是失大家闺秀的风范。知道她说的是气话，王剑雪也不和她一般见识，道：“请你们放心，对于任何案件我们都会认真查办的，我们来就是为了详细了解相关的情况。尊夫也是执法之人，所以才会在案发的第一时间选择报案。为了能早日破案，还希望你们能够配合。”

万天富点了点头，客气地道：“二位请上坐。”

王剑雪道：“谢万老爷，请万老爷节哀。”两人就座后，管家纪升已经命仆人端上两杯茶放在茶几上。王剑雪端起茶碗意思性地喝了一口，道：“真是好茶呀，能在如此青山绿水之地品尝如此好茶，真是难得！”



万天富见对方没说正事，也不露声色地道：“王探长如果喜欢，那以后就常到寒舍来坐坐，舍下虽无什么上好的待客之物，但是一杯清茶还是有的。”王剑雪见他作为第一当事人，在家里经历如此变故后，却能如此轻松地面对事情，比起盛气凌人的曾副市长夫妇可要冷静多了，道：“那在下先行谢过了。”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就问吧。”万天富语气平和地说。

王剑雪道：“有关府上的一切我们都需要了解。”

万天富道：“老夫虽然避居山野，但是对于王探长的鼎鼎大名还是早已如雷贯耳了。此案能由你亲自过问，我甚感欣慰。”

王剑雪道：“万老爷子过奖了，小女子何德何能！只是牢记身为警察的本分，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罢了。说实话，此案至今尚无进展，在下惭愧。”

万天富道：“这战乱年代，这里又是首都，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大案发生！你们的工作也忙，一时间破不了的案件也不止一两件，慢慢地查嘛，只要能够弄清楚就行。”

王剑雪喜道：“没想到万老爷如此通情达理，如果你的女婿大人也能如此想，那就好了。”说着不客气地打量了一下万俊梅。

“我儿子早就死了，现在无非是尸体找不到了而已，相比之下，又有什么好着急的。”万天富面无表情地说。

王剑雪道：“久闻万老爷不但积极响应党国号召为抗战捐资捐物，还出钱出粮救济难民，为国为民之情，令人敬仰，晚辈早就想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不承想今日遇此不幸事件方能一见，万老爷子果然是一位德高望重、通情达理的名士！”

万天富打量了一下王剑雪，道：“王探长倒很是会说话，老夫能否请王探长到后院单独一叙？”

王剑雪道：“客随主便，一切听万老爷子的。”

万天富站了起来，微微扫视了一下客厅，道：“替我好好招待陆警官。”他语气虽然轻微，却自有一番威严，纪管家应声道：“老爷放心。”万天富又对陆平说道：“陆警官，怠慢了，请稍坐片刻。”

陆平道：“万老爷不必多礼。”